

大綱評

三國

之十四

水淹七軍

卷之十四



水淹七軍

责任编辑：张宏志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插图：谷 长
封面题字：周慧珩

长篇评话《三国》之十四

水淹七军

张 国 良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4.125 插页 2 字数 289,000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册

ISBN 7-5321-0169-x/I·126 定价：3.70元

华陀

关云长



马良

庞德







吕蒙

陆逊

目 录

第 一 回	奔荆州子瑜说姻亲	失襄阳糜傅报假情	1
第 二 回	受督印大兴北伐师	复襄阳小战中原将	22
第 三 回	于文则受命统精锐	庞令明扛槊设誓言	48
第 四 回	屯高阜小将露峥嵘	驻低洼老帅失计较	77
第 五 回	决堤坝洪水淹七军	安城垣毒矢射一令	99
第 六 回	设阴局蒋济藏刀砒	疗毒臂华佗剜骨肉	123
第 七 回	洗马口周仓得御玺	新野县关平聚家兄	147
第 八 回	夺新野故友双绝交	袭荆州君臣共议策	172
第 九 回	吕子明诈死荐吴帅	陆伯言称谦犒汉军	195
第 十 回	竞千舟白衣渡长江	纵万骑轻装略边郡	217
第十一回	奏凯歌吕蒙释战俘	闻凶信关羽撤精兵	241
第十二回	抵荆州王甫数诘贼	走麦城关羽大败兵	264
第十三回	赍主旨廖化强突围	信谗言刘封拒发兵	288
第十四回	吕子明走魔入阴司	曹孟德终寿归天府	310
第十五回	揣父书关兴报平安	怀贼恨廖化传噩耗	338
第十六回	招雄魂刘备设灵台	谋奸事彭彖寄反书	360

- 第十七回 开祖庙祭弟除逆子 继宗祀抚民称仁君385
- 第十八回 盗国宝家贼生恶心 谏君主太傅开苦口404
- 第十九回 抗王旨罪将受酷刑 急兄仇桓王遭暗害 426

第一回 奔荆州子瑜说姻亲 失襄阳糜傅报假情

孔明助刘备袭取成都，兵伐东川，至建安二十四年的初夏，终于取了东川。如今有了荆襄九郡和东西两川，地广人多，足以称霸天下。为此群臣皆有尊玄德为帝之心。刘备力辞不肯僭越，在文武的再三恳劝之下，方才依允暂为汉中王。遂大封功臣，修下奏章去许都奏请天子。一边遣费诗为使，赍了云长公的两颗金印送往荆州。实际上关公本来已受过皇上的钦封，乃是名正言顺的“汉寿亭侯”，为何刘备又要再封一次呢？其中有个道理。过去关公所受钦封，是奸贼曹操的保奏，尽管这也是万岁的本意，但毕竟有些勉强。此后，关公“封金挂印”，千里寻兄，金印已不知所在，至此已名存实亡。今番刘备晋位汉中王，理当代天子为兄弟正名，重誉威名，重修金印，以示汉中王的隆恩。费诗兼程而行，带了五百兵弁，不日已到荆州。手下闻得此讯，立即奔入内室书房禀报关羽。

关云长今年五十八岁，红脸长须，因其须而被誉为美髯公也。如今年事渐高，这一络长须美髯也略显花白了。依然是头戴青巾，身披绿袍，腰悬龙泉宝剑，足登软底战靴，容颜稍衰，威仪尚在。此时正在房内读书，一侧几上放着《春秋》，看一段，沉思片刻，又回味半晌，百看不厌，全神贯注。身旁站立

的是周仓，他手捧青龙偃月刀，也是目不斜视，看着几上的书和主人的脸。如今的周仓不似以往那样莽撞无知，跟着关羽识了些字，读了些书，虽然对《春秋》上说的意思不甚明瞭，但也知晓了不少古事名人。每见主人看书看得出神，脸上露出形色来，周仓也会伴着主人或笑或怒，同忧同乐，倒也懂了许多道理。关羽从建安十七年守到二十四年，前后八年之久，荆襄九郡安如泰山，既无江东之忧，也无许昌之患，四境清平，无刀兵之扰、征伐之害。因此，刘备无后顾之忧，可以全力以赴夺取西川，再克东川，成三分天下。这就是关羽对汉室基业的莫大之功，任何人都无法同他比拟。关羽读到出神处，手下来报：“稟君侯，汉中王遣费诗赍送印信，请君侯接旨。”

关羽听到这句话，喜不自胜：大哥已经晋位了。遂合上《春秋》，一面吩咐手下摆设香案，一面满心欢喜地带着周仓出了书房。到大堂上当即下跪，口称道：“臣关羽接旨。千岁，千千岁！”

费诗宣读了王旨，将金印捧上。关羽万分感激地接过，安置在大堂中央的桌案上，谢过汉中王封赏之恩，便拱手请费司马入座，暗自寻思道：我家大哥称了汉中王，不忘弟兄之谊，手足之情，封我为“汉寿亭侯、荆襄牧”，果然看重我了，还封我为“一虎上将”，这不知是何意啊？关羽心下存疑，并不露出形迹，便问：“司马，东川几时平定？”

费诗就把去年三月打入东川以来的经过大略说了一遍。西川打了将近四年，而东川只打了一年多，确实不简单，有些事情关羽大多是知道的，但也有许多东川之事还未闻知过。关羽问这话的意思并不在于要详细了解征战过程中的情况，

仅仅是讲话的开场白而已。寒暄一阵后，又问：“‘一虎上将’乃是何爵？”

费诗道：“‘五虎大将’之首。”

关公急问：“哪五虎将？”

费诗便将斜谷战曹彰的情景描绘了一遍，说明了孔明代主嘉封五虎将的意义，说道：“一虎将荆襄牧，汉寿亭侯关羽；二虎将桓侯张飞；三虎将顺平侯赵云；四虎将西凉侯马超；五虎将关内侯黄忠是也。”

关羽想，张飞与我桃园结义，又和孔明分兵进川，营救患难中的大哥。赵云长坂坡血战，为救出大嫂侄儿数闯虎口，舍死忘生追随大哥。马超是马援之后，世代名将，潼关之战，天下共闻。这黄忠算是什么人，竟敢和我齐名？想当年长沙交战时，败于关某之手；又闻前不久冒我之名斩杀魏将夏侯渊，这等老将怎能同列五虎之内？想到这儿，关羽忿然而起，大怒道：“翼德吾弟也；子龙久随吾兄，即吾弟也；孟起世代名家，位与吾相并，可也。黄忠何等人，敢与吾同列？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！请大夫纳回印信！”

费诗起初不清楚关羽为什么要怒成这个样子，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，自思道：红脸样样都好，就是这点不太近人情，性格未免太骄了些。人家黄忠年纪虽然大了些，忠心汉室，报效主公，每逢出战总是一马当先，这些都不比别人差。要论武艺，虽说战长沙时被你打倒在地，然而沙场之上难免失手，这不足以说明他是平庸之辈。这一次打东川，不是夸张他，十停之中有七停是他一个人的功劳。如此德高望重的老将列于五虎之中是当之无愧的，要是以年岁来衡量他的才艺，那就不应

该了，也是不足取的。让我来和他摆摆事实，使他解除疑虑。“君侯此言差矣。黄忠虽老，然老当益壮，威风不减当年。讨伐东川时，骄兵计智取魏将张郃；走马得天荡，刀劈夏侯德；定军山奋神威腰斩名将夏侯渊；米仓山劫粮，刀劈夏侯尚，血战二昼夜……立下十大功劳。如此功臣，岂有不封之理？”

费诗说到这儿，略微停顿了一下，见关羽并不插嘴，便知已经打动了他的心，接着往下说：“昔萧何、曹参与高祖同举大业，最为亲近，而韩信乃楚之亡将也；然信位为王，居萧、曹之上，未闻萧、曹以此为怨。今汉中王虽有‘五虎将’之封，而与君侯有兄弟之义，视同一体。君侯即汉中王，汉中王即君侯也。岂与诸人等哉？君侯受汉中王厚恩，当与同休戚、共祸福，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。愿君侯熟思之。”

一番话说得关羽满面羞惭，使他幡然醒悟，起身拜道：“某之不明，非足下见教，险误大事。”当即拜受印绶，令掌印官收藏。

被费诗这么一说，关羽倒也佩服起老黄忠来，暗自羡慕黄忠一人立下了这许多功劳，自忖道：老将军尚能如此骁勇，偏我关某不能？想我家弟兄数十年来吃尽了老贼曹操的苦头，如今有了这些兵马，不知我家大哥作何打算？便问：“可知汉王中几时起兵灭操？”

“君侯，下官奉命出成都时，主公并未道及起兵伐操之事。据闻平了东川，军师便有辞别汉王，回归隆中之意，经汉王力劝，方才告息。”

这一席话，犹如一盆冷水浇透了关羽的心。他万万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。暗想：虽说军师没有走成，但这完全可以

说明军师打平了东川就没有灭操之心。昔日取了西川时，我曾教关平进川问讯伐操的日期，回说打平了东川再说。如今东川平了，他却要回去了。我关某兢兢业业守了八年荆州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早知他无心灭贼，我又何必等到现在！既然他不肯发兵，那我不能再等待了，荆襄尚有四十万精锐之师，不如倾而出之，免得日后又受制于他。因此向费诗道：“军师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奸贼不除，大哥空有三分天下。关某年将花甲，须髯半白，空怀壮志，使万岁置身于水火之中却一筹莫展，皆某之无能也。有劳足下回复吾兄：某即刻聚兵荆州以待汉中王消息，约期起兵；若无消息，某当自领本部军马北上伐操，以报天子。”说时心里在想，我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，还等什么呢？不如趁现在精力尚健，还能冲锋陷阵的时候，加紧北伐。接着便吩咐手下摆酒款待费诗。

来日，费诗辞别了关羽，领着五百弟兄取道西川。回到成都，将关羽的话一一详述了一遍。刘备对关羽起兵北伐的事深以为是，倒与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便以征询的口吻对孔明道：“军师，依孤陋意，可将北伐之令送去荆州，命吾弟云长即日起兵，蜀中可相机接应。如此则师出有名矣。军师意下如何？”

当然，孔明的想法与刘备三弟兄的想法截然相反，他从“下山”的时候起，已为刘备的事业作了一个最佳规划，从后汉的整个政治局面来观察，他以为复兴汉室的最后目标就在夺取三分天下，与魏、吴形成鼎足之势。如今有了荆襄九郡和东西两川，意味着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倘要长久地维持这种互相牵制的局面，“东联孙权，北拒曹操”的国策仍要不折不扣地贯彻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东吴要谦让些，适当的时候要将荆

襄九郡逐步归还给东吴，用这个手段来调节两国关系。四百年
的大汉到了这个时期，已失去了它的先进性和历史意义，必定
会有人来取代它，推动历史的发展。当时提出的“灭曹兴汉”，
这对孔明来说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。但是孔明心里也明白，
要让刘备放弃荆襄九郡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再说刘、关、张
三人一个是益州牧，一个是荆襄牧，一个是阆中牧，各据一方，
谁也阻拦不了他们要举兵伐操。当然，与曹操作战并没有什
么可怕的，关键在于东吴不插手。孔明估计到关公起兵必定
会引起孙权的注意，江东主战派会趁隙而动，所以荆襄发兵的
结果不会太顺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孔明只得依允了荆襄的请
求，遂又命人送去印信一枚，同时再三再四地叮嘱关羽不可与
江东为敌，“东联孙权，北拒曹操”千万不要忘记。自古至今，每
一件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不简单，许多人都清楚汉室的
三分天下，靠的就是这个基本国策所得来，但在遇到具体问题的
时候，往往会将它抛之脑后了。以至于关羽拒绝与江东联
姻，遭到惨败身亡，教训已很沉痛，刘备不顾大局，又重蹈覆
辙，几乎送性命。

刘备征得了孔明的同意后，吩咐手下立即铸造“北伐讨逆
大都督”的印信，着刘安与胡班送往荆州。当他们二人急急赶
到荆州的时候，城内已经呈现出一派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的
气氛。

却说关羽送走了费诗以后，他不管孔明是否肯令他发兵，
便先自四处调兵聚粮，作好了北伐的准备。哪知道，现在已不
用你亲自出征，曹操先已动脑筋到你身上了！

原来，刘备表章到了许都，曹操得知他自立为汉中王之

后，恨得咬牙切齿，痛骂不止，即刻传令，要起倾国之兵，与两川之汉中王决一雌雄。一人出班谏道：“大王切莫因一时之怒，反失计较。臣有一计，不须张弓只箭，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。”

曹操一看，乃是司马懿。喜问道：“仲达有何高见？”

司马懿答道：“江东孙权，以妹嫁刘备，而又乘间窃取回去；刘备又占据荆州不还，彼此间有着切齿之恨。今可差一舌辩之士，赍书往说孙权，使兴兵取荆州；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。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，令刘备首尾不能相顾，势必危矣。”

孔明以“连吴”之策来夺取三分天下，而司马懿却图谋在孙、刘之间挑起事端，使其互相拼杀来一统三分局面。欲趁他们在打得民穷兵疲之时，让曹操来收渔翁之利，一下子取而代之。曹操听了这番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心想，东川西川新被刘备所得，兵力雄厚，至少有一百多万人马，而且骁勇善战之将、能言善辩之士都汇集在那里，不容易打。荆州离两川遥远，又只关羽一人扎守，我便先攻荆州，引得刘备出川，这样两川必然空虚。倘然能得到孙权相助，此计还能不成功么？大喜道：“啊，哈……仲达宏才，正合吾意。”

多年来，司马懿在曹操的手下一向不得志，今日这番话当即被他采纳，不能不引起司马懿的满心欢喜，因而抑制不住外溢的喜悦，万分得意地退了下去。不过，司马懿出的这个点子果然不同凡响，是一条破坏孙、刘联盟的绝好之策。

曹操问两旁道：“何人代老夫往东吴去一遭？”

一旁走出一位大夫，他就是跟了曹操数十年的老文官，名

叫满宠，字伯宁。昔日华容道曹操能死里逃生，一半是靠的他出谋划策。此刻便说道：“仲达之言妙极，老夫愿往江东说得孙权兴兵。大王以为如何？”

曹操点了点头说：“吴中能人颇众，伯宁切须谨慎。”

到明天，满宠离了许昌，赶往东吴去了。不日，进了秣陵城。见城中不论文武百官还是军伍走卒，一律都披麻戴孝，气氛是万分的悲哀。细细一打听，方知是大都督鲁肃过世了。满宠得此消息，愈觉自己能说得孙权发兵。因为鲁肃一向力主与刘备讲和，他一死，必有人要战。我一到，还会不说得他们发兵么？满宠思量已定，窃喜在心，即刻赶到吴侯府前下马问讯：“此处可是吴侯府？下官欲见吴侯。”

门公打量着这位不相识的来客，忙也迎上去问道：“不知大夫从何到此？”

“下官乃魏王堂前大夫，姓满名宠，从许都赶来，有要事与吴侯商议。有烦通禀。”

“大夫稍坐，小人即去禀报。”

孙权听得满宠到，急召谋士商议。张昭道：“魏与吴本无仇隙；前因听诸葛之说词，致两家连年征战不息，生灵遭其涂炭。今伯宁来，必有讲和之意，可以礼接之。”

孙权依从他的话，令人将满宠接入相见。礼毕，孙权以宾礼待他。满宠呈上曹操的书信时说道：“吴、魏自来无仇，皆因刘备之故，致生衅隙。魏王差某到此，约吴侯攻取荆州，魏王以兵临汉川，首尾夹击。破刘之后，共分疆土，誓不相侵。”

孙权看了曹操的书信后，暗想，昔日曹操也曾来书求和，只因当时周郎气盛，与刘备联兵在赤壁打得他大败而归，从此

两家结下了不解之仇。如今想来，赤壁一战江东无丝毫之利，却被刘备增添了许多地盘。建安十三年借了我的荆州，到如今已经有十一年了，别说指望他们会归还一州半郡，连提都没人提起了。刘备从荆襄发家，先取西蜀，又得东川，横跨诸地，又自称汉中王，其势日甚一日，哪里还有归还荆州的意思。虽说这十数年中，我江东并无损失，也还算太平，但这一口气实在咽不下，总得有个下落。可鲁肃临终又再三阐述联刘的重要，劝我放弃这个念头，否则江东就会大祸临头。而吕蒙接任以来却又请我攻伐荆楚之地，一洗昔年之辱。这教我如何是好呢？孙权的两旁有主和的，也有主战的，势均力敌，各执一词。长期以来，他一直狐疑不决，就在这种徘徊彷徨中度过了十多个年头。久静思动，被满宠这么一说，孙权也觉得应该动一动了，与曹操联兵决不会吃亏……正合了他的心愿。孙权设筵相待满宠，又送他往馆舍中歇息，便与众谋士商议：“众位，今有孟德命人前来结好，共取荆襄，尔等以为如何？”

老大夫顾雍道：“虽是说词，其中有理。今可一面送满宠回，约会曹操，首尾相击；一面使人过江探视云长动静，方可行事。”

一旁又有一人出班，“某见吴侯。容禀。”

孙权以目视之，乃是大夫诸葛瑾，便问：“子瑜，有何高论，但说无妨。”

“操新败东川，忌恨于心，却又无力复仇，欲借吴中之兵，坏吴、刘之盟。云长驻守荆州八载，兵精粮足，养成锐气，宛如江东之屏风，操不敢正视。忆昔吴侯接取郡主回至吴中，国太痛恨，郡主无靠，此已铸成大错。今若加兵荆州必致两败俱